

# 宋代版刻地图考录

黄燕生

我国古代舆图起源很早，《尚书·洛诰》已有“伋来以图及献卜”的记载，《周礼》、《论语》、《管子》、《战国策》等史籍还记录了当时地图的种类、特征和作用。但是，宋代以前舆图很少流传下来，于今能见到的多为考古所得，如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在河北平山县中山王墓地出土的铜版《兆域图》，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的三幅帛图——《地形图》、《驻军图》和《城邑图》，这几幅图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地图。自魏晋至五代，舆图的绘制和研究虽然史不绝书，然于今天的古地图册上还是一页空白。宋朝是我国地图发展史上的盛期，前代出现的石图、木图、帛图已很普遍，版刻地图则是新的发明。

版刻地图是宋代印刷技术发达的产物。我国雕版印刷出现于唐代，但当时仅刊印佛经，五代始刻儒家经典，到了宋代，几乎各类著作都可以成为印刷品了。地图作为释经书和地方志的插图也被列入刻印范围。南宋时，不仅出现了成册的历史沿革地图，还有单页导游图贩于驿路。《古杭杂记》载：“驿路有白塔桥，印卖《朝京里程图》，士大夫往临安，必买以披阅”。版刻地图的诞生有很重要的意义，古代写绘地图仅仅是帝王掌握土地、人民的凭证和将士攻城取地的依据，地图成为宫廷官府的秘籍，几乎谈不上流传。宋人将地图印刷成册、成页，广为传播，这意味着地图普及的开端。版刻地图之所以比图碑获得更强的生命力和号

召力，原因也正在于此。

长期以来，传世的宋代图碑和摩崖地图一直受到学者的普遍重视，研究者纷至沓来，成果硕硕。而兴盛于两宋的版刻地图却未能引起人们应有的注意，这一方面因为地图刻板在宋代还是新生事物，绘制草率、刊刻不精是其通病，裴秀等人提出并为《禹迹图》所实践的计里画方也未能应用于版刻地图上；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传世宋版地图多为再版，原刻真迹很少，这不能不使研究者的兴趣大减。应当承认，上述缺点确是客观存在，但我以为，也不能因此就忽视宋代版刻地图的研究价值。第一，目前所能考察到的印版地图是从宋代开始的，唐版佛经在印刷史上是稀世珍宝，而宋版地图亦应成为中国地图学史上灿烂的一章，因为我们现在所继承和发展的制图方法是制版印刷，而不是勒石捶拓。第二，宋代版刻地图的绘制时间与图碑相近，类型则比图碑丰富。在宋代方志、杂著中，我们不仅能看到更多的疆域图、城市图和宫室、官廨图，还能找到最早的历史沿革图、关隘图和胜迹图；某些版刻地图使用的符号也比图碑先进，明嘉靖三十四年（1555）前后罗洪先根据元朱思本《舆地图》刊刻的《广舆图》所列路、府、州、县、堡的符号与宋代一些地图上的符号很相似。可以认为，宋人制图已有冲破传统的写实手法的趋向，并萌始了比较科学的符号表示法，而这种方法在后代有识之士那里获得共鸣，并被发扬光大。第三，传世的宋版书不多，宋版地图更为罕见，后人翻刻宋人地图时，除作伪外，是否有偷工减料、粗制滥造的现象，还值得辨究。明清版刻图书多不如宋版，这是举世皆知的事实，通行本的粗略并不意味着祖本也是次品。总之，宋代版刻地图是值得研究的，尤其是保存在地方志中的地图，有一些还是我国古代图作中的珍品。

一九八三年，我在探究宋代地方志的体例特点和史料价值时，朱士嘉先生曾委托我呼吁编辑《宋代方志地图集》，并建议

编制宋代方志地图篇名索引。为使宋代版刻地图及早得到整理和研究，我不揣浅陋，就附有地图的宋代方志和其他著作略加考录，并按成书先后列名于下，以期引起史学界和地理学界同仁的关注。

### 《历代地理指掌图》不分卷


题苏轼撰。王应麟《玉海》亦言“苏轼为指掌图，始帝尝迄圣朝，为图四十有四。”而在另一些南宋人的著作中，却对此表示怀疑。费袞《梁溪漫志》根据该书记录了南宋初建炎、绍兴年间的建置变化和所谓苏轼序的文字的鄙陋，认为决非出自东坡之笔。《朱子语类》也断言：“《指掌图》非东坡所为。”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題》则称“蜀人税安礼撰。”传世的几个明刊本《指掌图》大都刊有淳熙乙巳（1185）赵亮夫序，称“东坡先生尝取地理代别为图，目之曰指掌。”傅增湘先生曾见过是书的宋蜀刻本，也题写苏轼撰。究竟谁始修此书，还有待于进一步考察。不过，从时间上看，无论苏轼还是税安礼，都没能活到南渡以后，而传本明确无误地记录了高宗时的沿革废置，在《古今华夷区域总要图》中，南宋辖区的路级地名皆加单线边框，沦陷地区的同级名称则用阴文字框，其用意是显而易见的。因此，该书最近的成书时间当在南宋淳熙年间。传世明本也都是以淳熙乙巳本为祖本的。

是书共四十四幅图，每图皆有叙说，有的还附有考辨，是很规范的历史地图集。总的看来，图形绘制比较粗略，《古今华夷区域总要图》描绘海岸线就不够准确，山东、辽东两个半岛几乎没有表示出来。长城线以uuuu表示，但画得过长，一直延伸到朝鲜。所有地图都是以宋代区域为底图，古地名大都有所标示，或以文字，或用字框，从现代眼光看，古今地名相杂，图面

不够整洁，但在当时，能如此形象地具述历代区划，使“上下数千年一览而尽”（费衮《梁溪漫志》），已是很不简单的事情。

### 《六经图》六卷

杨甲撰，毛邦翰增补。始修于绍兴年间（1131—1162），初刻于乾道初（1165）。有三百零九图。后经叶仲堪重编，厘为七卷，增图至四百三十五（据《文献通考·经籍考》）。今通行本卷数同于乾道本，图则为三百二十三。《四库总目》认为今本乃出自毛氏增补本，经后人改窜而成今貌。北京图书馆藏有宋刻残本。

是书所列的三百零九幅图，一部分是帝王世系表，一部分是宫室、器物、名贤图，能称之为地图的不过十几幅。如《十五国风地理图》、《春秋诸国地理图》、《舜巡四岳图》、《禹贡随山浚川图》、《禹贡九州疆界图》、《禹贡治水先后图》、《舜十二州图》、《商五迁国都图》以及禹贡导山、导川示意图。据明崇祯本考察，诸图的显著特征是广泛使用地图符号。《十五国风地理图》以△表示山，以表示长城，古地名不加边框，今诸路名一律加方框以示区别。《春秋诸国地理图》以·表示城镇，州县用今地名，古地名则勾圈线，图后还附有一篇“地名所属诸国地理”，古今地名列出对照表，可供检核。

### 《雍录》十卷

程大昌纂。成书于绍兴中。是书刻意考辨汉唐关中山川形势和宫殿古迹，属于都邑簿性质的地理杂著。但是人们通常将它与《长安志》同视为陕西最早的地方志书。《四库总目》称“是编考订关中古迹，以《三辅黄图》、《唐六曲》、宋敏求《长安

志》、吕大防《长安图记》及绍兴秘书省诸图书互相考证，于宫殿、山水、都邑皆有图有说”。该书体例杂乱无章，所绘地图也较粗略，仅《唐都城坊里古要迹图》等少数几幅图尚具图形，多数地图仅只用文字示意，然每图皆作文字叙述，端委详明，全书列图三十二幅，数量也很可观。按程大昌考关中古迹时，陕西已非宋朝疆土，不能进行实地考察测绘，因凭前人旧图及秘阁图书绘撰此书，虽简陋如此，但对探究前代图制，尚具有一定参考价值。

### 《禹贡山川地理图》二卷

程大昌撰。原书五卷（《宋史·艺文志》），今本二卷。马端临《文献通考·经籍考》著录有程大昌《禹贡论图》四卷，“凡论五十三篇，后论八篇，图三十一。”（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題》）此书进于淳熙四年（1177），四年后，由彭椿年刊于泉州学官。后佚其图。清修《四库全书》，从《永乐大典》中辑出二十八图，尚缺《九州山川实证总图》和《今定禹河汉河对出图》。（图目为三十）

该书特点：（1）每图皆有叙说一篇，例同于程氏先前所作《雍录》。（2）“本先儒旧说，各以其语先为图，从而辩证其误，乃出意见，复缀新图于后，以订定之。眉列掌指，使读者了然易知。”（《四库总目》）如考辨三江，有《孔安国三江图》、《班固三江图》、《韦昭三江图》、《今定三江图》四图。（3）对于水道改易，除在叙说中具述，还在图中加以标示。如《历代大河误证图》在汉代河道上注有：“大河汉元光改流于此”字样。（4）原图以青色为水，以黄色为河，古今州道郡县疆界皆画以红色，“旧说之未安今皆识之”者，以雌黄线标出。（见自序）淳熙八年刊刻时，以黑色为水，双鱼线为河，古

今疆界以单黑线相区别。（见陈应行跋）观其图，今州名多加以圈线，今县名则加方框。一些地图还以斜体字书名称于河道中，颇似今制。（5）由于此书是据旧说而画，非实测得来，故图中方位、分率都不准确，如《今定三江图》绘岷山于洞庭湖边，绘鄱阳湖成东西走向。（6）取制不一，查二十八图中，“上北下南”的有十图，“上南下北”的有十三图，“上西下东”的有五图。（7）不少地图还列考辨于图中，显得图面杂乱。

### 《禹贡说断》四卷

傅寅撰。约成于理宗淳祐元年（1241）以前。据乔行简序，傅寅著有《群书百考》，《说断》乃其中之一。是书在朱彝尊《经义考》中被著录为《禹贡详解》，无图。清人从《永乐大典》辑是书时，得其全帙，又正以原名。

书前有四图：《禹贡山川总会之图》，《九河既播同为逆河之图》，《三江即入震泽底定之图》，《九江东陵彭蠡北江之图》。图式与程大昌《禹贡山川地理图》大同小异，程书亦有山川、九河、三江、九江四章，因而在《四库全书》修成以前，通志堂刊刻经解，将四图编入程大昌《禹贡论》中。四库馆臣根据乔序加以校正，并在提要中有所说明。但在刊印《武英殿聚珍版丛书》时，又误将四图附在毛晃《禹贡指南》后面，《丛书集成初编》本亦沿其误。传本中，清咸丰刊本及《守山阁丛书》本于卷首列出四图。

### 《严州图经》八卷（存卷一至三）

陈公亮修，刘文富纂。严州，宋时属两浙路，宣和三年（1121）改睦州为严州，咸淳元年（1265）升为建德府，辖六县。今

主要地区已划归杭州市。严州在两宋共有四次修志经历，分别成为《祥符严州图经》、《绍兴严州图经》、《淳熙严州图经》（又称《新定志》）、《景定新定续志》。今附地图者是《淳熙严州图经》，据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题》记载，修纂于淳熙十一年（1184），卷首刘文富序作于淳熙十三年（1186），估计是刊刻年代。是书仅存前三卷，据瞿绍基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云，此三卷从宋淳熙刻本中抄出。宋刊残本现藏日本静嘉堂文库，通行本为清《浙西村舍丛书》本。

是书虽残，因地图皆在卷首，赖此存全。共九幅：《子城图》，《建德府内外地图》，《府境总图》，《建德县境图》，《淳安县境图》，《桐庐县境图》，《遂安县境图》，《寿昌县境图》，《分水县境图》。府境图标县、各县境图标乡皆用阴文字框，有别于山水宫观，塔、桥以象形符号标出，河流按其走向注其名，建德、桐庐、寿昌诸县境图还以虚线绘出道路，境图四边标有所邻府、县名，卷三末页存有“建德府境图说明”一篇，细述至四邻州县里数，亦是反映传统的四至八到观念。《内外城图》、《府境图》皆称府而不称州，而严州升府当在成书之后，疑后人所改。

### 《嘉定赤城志》四十卷

黄潜、齐硕修，陈耆卿纂。约成书于宋宁宗嘉定十六年（1223）。赤城即台州，在宋朝属两浙路。是书分门十五，各门附子目，条理井然，文约事备，考订翔实。其吏役、军防、版籍门是现存宋志中最为详赡者之一，有较高的史料价值。现存最早的版本是明弘治十年（1494）谢铎校刻本和明万历二十四年（1596）简继茅刻本。

据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题》称，此志有十三幅图，而四库本

无图，现通行本（嘉庆二十三年临海宋氏重刊本）存九幅地图：《州境图》，《罗城图》，《临海县治图》，《黄岩县境图》，《黄岩县治图》，《天台县境图》，《仙居县治图》，《宁海县境图》，《宁海县治图》。宋代台州辖五县，因此，所失四图应是《临海县境图》，《天台县治图》，《仙居县境图》及《府治图》。

州境图侧重描绘海岸线、河道、山岭的位置，县境图侧重标注闸、场、寺、院的地点和名称。道路、建筑都用统一符号表示。所绘图形也比较细致、准确。

### 《宝庆四明志》二十一卷

胡榘修，方万里、罗濬纂。四明志即明州志。明州，今宁波市，宋代辖属于两浙路。据张国淦先生考，该地在北宋即有图经三种，南宋乾道五年（1169），张津又纂成《四明图经》十卷，无图。宝庆志为乾道图经的重订，于宝庆三年（1227）成书二十一卷，因“图少而志繁，故独揭志名，而以图冠其首。”（罗濬序）

是书卷首有《府境图》、《府治图》和《郡圃图》，卷十二至二十叙县中有诸县境、县治图。凡山、水、寺、院、场、务、乡、镇名称都围以长方形边框，有的县境图在四边、四角注出四至。与《嘉定赤城志》相似，用密纹波浪表示大海，对海岸线的曲折描绘得很仔细。

一九五〇年，北京故宫博物院将咸淳八年（1272）补印本《宝庆四明志》影印发行，版大悦目，是现行本中的佳品。另外，北京图书馆还藏有该书的原刻本——宋绍定二年（1229）刊本。

### 《澈水志》八卷

常棠撰。修于绍定三年（1230）。澈水志即澈浦镇志，属两

浙路嘉兴府（秀州）海盐县。南宋修志风盛，澉浦镇又位于江浙繁华之地，故有此镇志。书分十五门，极简略，周中孚跋称其“叙述赅括，体例谨严。”

《四库总目》称此书“冠以舆图。”今宋刻本尚存。据民国年间刊印的盐邑志林本查，卷首有一页《澉浦全图》，版面清晰，于山、水、村落、盐场、市舶场、抽分场、铁布局、诸营寨、堰、闸、祠庙、陵墓的位置和名称都一一注明，凡桥梁，皆在河道上画成凸形。

### 《景定建康志》五十卷

马光祖修，周应合纂。成于理宗景定二年（1261）。建康府，即今南京市。宋代属江南东路。是志效法史书，开创图、表、志、传体例，深受后代志家推崇，对方志学的建立也很有影响。书前有一篇周应合写的《景定修志本末》，全面、系统地论述了他编纂地方志的经过和主张，是稀见的宋人修志理论著作。

据周氏《修志本末》云，他在撰《江陵志》时，曾“为图二十，附之以辨”，因而在《建康志》中也将地图列于志、传之前。查目录，共有图序一篇，图十四篇，地名辨六篇，兹抄录如下：图序，《虎踞形势图》，《历代城郭互见图》，《建康府境方括图》，《建康开阡所部图》，《府城图》，《府治图》，《上元县图》，《江宁县图》，《句容县图》，《溧水县图》，《溧阳县图》，《府学图》，《明道书院图》，《青溪先贤堂图》，辨丹阳，辨扬州，辨金陵，辨建邺，辨越台，辨马鞍山。

孙星衍《重刻景定建康志后序》说：“景定志地理图序云，为图十有五，而宋印本止成七图，余皆补画本，黄氏（丕烈）影钞本较多，共十九图，今据补入，其图或与目录参差不符，未知其审。……”

笔者查嘉庆六年重刊本，共有地图十九篇，二十幅（《沿江大阘所部图》有两幅）。校之目录，名称虽有改易，而内容大同小异，如目录中有《虎踞形势图》，嘉庆本则有《龙盘虎踞图》；目录中有《府治图》，嘉庆本则有《府廡之图》。增加的地图很可能是后人补作，如嘉庆本第三幅图是《皇朝建康府境之图》，第七幅是《宋建康行宫之图》，前者称“皇朝”，后者却直呼其名称“宋”，同时，后者也不见于目录。很难相信，自称“宋”的这幅地图是宋人所为。

《景定建康志》虽然体例定得整齐，但地图的取位却不统一，二十幅图分别取位“上东”、“上西”、“上南”、“上北”，可谓品种齐备，这在现存宋志地图中还是一个仅见的例子。

是书宋本已佚，明刻有嘉靖、万历两个刊本，通行本以清嘉庆六年（1801）孙渊如重刊本较佳。

### 《咸淳临安志》一百卷（存九十六卷）

潜说友纂。临安是南宋首府，其地修志最称兴旺。传世的有著名的临安三志，即《乾道临安志》十五卷（存三卷），《淳祐临安志》五十二卷（存六卷），《咸淳临安志》一百卷。其中以咸淳志最详。该书成于咸淳四年（1268），分门二十，与《景定建康志》相似，也分为序、图、表、考、传诸体，是书叙事详赡，体例严谨，是宋代善志的代表作。宋刻原本现藏北京图书馆和南京图书馆，南京图书馆藏本原为朱彝尊旧物，有九十三卷，后来鲍以文又访得二卷，存书仅缺卷六十四、九十、九十八、九十九、一百。清道光十二年（1832），钱塘汪氏振绮堂重刊时，据成化府志等书补辑出第六十四卷。使今本成九十六卷。道光汪氏本可称为通行本中的善本。（据洪焕椿《浙江地方志考录》）

卷一有四幅地图：《宫城图》，《京城图》，《浙江图》，

《西湖图》；卷十六有九幅地图：《府治图》，《九县总图》，《余杭县图》，《临安县图》，《于潜县图》，《富阳县图》，《新城县图》，《盐官县图》，《昌化县图》。卷首的宫城、京城、浙江、西湖四图，为现存最早的杭州市及周围地区图。是研究南宋都市布局规划及名胜风景的珍贵资料。其中，《西湖图》描绘精致，是地形图也是风景图，它将西湖诸景形象地描绘在这幅鸟瞰湖山的画面之中，著名建筑如六和塔、雷峰塔、断桥等都以原貌绘出，反映了我国古代制图的另一传统，即以记实笔法来刻画地形地貌。尽管这种技法在今天看来已很原始，但在七百年前的宋人作品中能够运用得如此熟练，表现得如此细腻，也是令人叹为观止的。这种图绘形式虽然还踱步在艺术再现的里程上，但是如果没有细致的观察和实测，是难以再现得这样栩栩如生的，应该说，后世的科学测绘也是发端于此、觉悟于此的。

### 《咸淳毗陵志》三十卷

史能之纂。成于南宋度宗咸淳四年（1268）。毗陵即常州，宋朝属两浙路，其地北宋时有景德图经、祥符图经，南宋时有邹补之淳熙志。咸淳二年（1266），史能之知常州，重修志书。是书分十九门，五十二目，七图。宋刻残本原为陆心源所有，现藏日本静嘉堂文库。通行本有嘉庆重刊本。

七幅地图是：《郡治图》，《郡城图》，《郡境图》，《晋陵县境图》，《武进县境图》，《无锡县境图》，《宜兴县（境）图》。乾隆五十四年（1789）赵序云：“（毗陵志）卷首列图有七，而中有东至苏州府西至应天府云云，则已非史志之旧，必史图已佚，后人传钞者据谢孙两志之图以补之耳。”谢志，指的是明谢应芳所修洪武志；孙志，指的是明孙伟德所修成化志。

## 《重修琴川志》十五卷

琴川志即常熟志。宋庆元末（1227）孙应时始修，宝祐二年（1254）鲍廉、钟秀实、胡淳再修，元至正二十三年（1364）知常熟州芦镇重修。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卷十一云：“曰重修者，据自序谓旧所未载，各附卷末，则于鲍志实未有更易也，故仍题鲍名。”此志传世有元刊本、汲古阁重刊本和照旷阁张氏刊本，仅元刊本有五幅地图。其中县境、县治称旧图，很可能是宋代旧志之图。

五幅地图是：《县境旧图》，《县治旧图》，《虞山南境图》，《虞山北境图》，《乡村之图》。

## 《事林广记》四十二卷

陈元靓编。《事林广记》是成于南宋末年的一部类书。分为四十三类，首起天文，终于酒曲，门类极广，每类皆有图说，是中国最早的插图本百科全书。该书宋本已佚，现存最早的版本是元至顺本。元本《事林广记》增添了一些内容，例如补入《大元混一图》，不少书目因此著录为元代所作。一九六三年中华书局影印此书时，胡道静先生在前言中详细考证了作者的生活年代，书的内容和版本源流，认为“《事林广记》原本的成书时期，必在宋季，而决不入于元代”，特别指出该书前集卷三地輿类《历代国都图》的底图，是按照宋代行政区划而不是按照元代省制区划的。

《事林广记》中的地图有：

卷三地輿类：《历代国都图》

底图为宋代行政区划，以单线为路界，双线为水道，仅画出

江、河二水，很粗略；历代国都以明文标示，并注明朝代，有的还附有开国者姓名。

《历代輿图》（卷数同前）

与上图相似，未标特定符号者为宋代地名。此图绘地形也很草率。比较前图，增绘青海、洞庭、巢湖、太湖、鉴湖五个湖泊及长城位置。

《大元混一图》等七图（卷数同前），为元人所补。

地輿类附有“地理名数”、“地理沿革”篇。地理沿革止于宋，而元代地理区划成为下卷都邑类的内容。

卷六宫室类：宋东京图（三幅）

（1）《东京旧城之图》（即《里城图》）

（2）《外城之图》（即《罗城图》）

（3）《京阙之图》（即《宫城图》）

图前有“东京旧制”一篇，抄录《东京梦华录》卷一“东京外城”条，并说：“如梦华胥之因身不可到，观此则尽在目中矣。”知绘者参考过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》。其《旧城之图》仅指示方位和城门，《外城之图》稍细致，绘出东京四渠及罗城外护龙河走向，河上桥梁的位置和名称也大都注明，还绘出了重要名胜。此图有不够准确之处，如绘万岁山于宫城正东，实际应在宫城外东北角；东京旧城为南北长、东西窄的矩形，（与明代旧城相同）而《外城之图》绘为南北窄、东西宽的长方形，不仅与实际相去甚远，与前面的《旧城之图》也相矛盾。第三幅《京阙之图》很有参考价值，北宋以后的开封城四次受淹，昔日的宫城已成水泊，尚能寻见的少数遗址也被明清人改建得面目全非，若查考宋代宫城布局，仅凭《宋会要》、《东京梦华录》的叙述，很难弄清各建筑物的确切位置，而此图所注宫、殿、楼、阁位置，极为详尽，足弥补史籍之不足。今人绘宋东京图，往往要参照此三幅图而为新作，其史料价值是不言而喻的。

## 《西夏纪事本末》三十六卷

清张鉴撰。是书辑录宋、辽、金、元诸史中有关西夏的资料，自定类例而成三十六篇。卷首有两幅地图，一为《陕西五路之图》，一为《西夏地形图》。据张氏称，图出自《范文正公集》，今查《四部丛刊》本《范文正公集》，并未见此二图。李约瑟博士认为二图作于1125年以前。如有更多史料加以佐证，那么这两幅地图不仅将成为最早的宋代版刻地图，而且也成为宋代地图中少见的佳作。

二图皆取“上北下南”式，图面清晰，宋代其他地图中常见的加边框表示地名，以双线代表河道，虚线代表驿道，长城和山峰以图形标出等特点几乎都反映在这两幅图上。《西夏地形图》中还用单黑线表示宋、夏国界。这样精美的地图与晚出的《十五国风地理图》等作品比较，也要技高一筹。

几点说明：

一、所列书目，多据笔者查阅后著录，因条件所限，未能遍考所有宋代方志及其各种版本，对其他著作中附录的地图也必有疏漏，期望专家予以指正。

二、宋代方志地图情况很复杂，有的目录注明有图，实无图，如《剡录》；有的目录未标明地图，实际有图，如《澈水志》。地图经后人改动、增补的现象也必然存在。本文旨在提出问题，因此，除前人已有质疑考辨者予以说明外，一般未加详勘。